

违约风险难消 政治分歧巨大

美债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复苏

本报记者 李嘉宝

环球热点

据美媒报道,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,美国国会两院近期通过一项短期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议案,暂时避免政府陷入“灾难性”的债务违约。专家分析指出,调高美债上限只是缓兵之计,并未真正消除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。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,美债危机恐将拖累美国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。

越陷越深

根据美国国会的临时法案,政府债务上限调高约4800亿美元,以确保美国财政部可履行支付义务至12月3日。

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最高举债额度。触及这条“红线”,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,需国会调高额度或暂时取消额度限制后才能继续发债。统计数据显示,1960至2017年间,美国国会先后78次提高了政府债务上限,以应付政府人不敷出的尴尬。

“债务问题是美国的财政痼疾。”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,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,美国债务危机越陷越深,有多重原因:其一,美国经济受疫情冲击出现断崖式下跌;其二,上届政府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加重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,留下了沉重的包袱;其三,美国政府实施了一轮又一轮经济刺激和疫情救济计划,同时国防预算屡创历史新高,使得联邦政府债务不断攀升。

据美媒报道,2021年8月,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28.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多次对国会发出警告,如果不提高或冻结债务上限,联邦政府很有可能会在10月18日前出现历史性的债务违约,并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。

美国立法分析人士指出,尽管两党就延缓债务上限达成暂时协议,但如果国会届时未能通过新的延期或提高债务上限决议,美国联邦政府将再度面临政府关门和债务违约的双重风险。
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

凤英向本报记者指出,美债问题由来已久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美国经济债务化成为常态,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其债务困境。“此次美国国会临时调高美债上限只是延缓风险,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债务问题。”

暴露痼疾

据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报道,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致信总统拜登,明确表示共和党未来不会再次帮助民主党提高债务上限,民主党只能利用预算调节程序独自解决债务上限问题。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则称,考虑到明年国会中期选举,民主党并不愿意单独背负“让政府债台高筑”的历史责任和政治压力。分析认为,两党在债务问题上将持续角力。

美国债务上限机制的初衷是强化财政纪律、控制债务增长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该机制日益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和工具。《纽约时报》的文章失望地指出,“与公共卫生等其他领域一样,在公共支出问题上,国家领导层似乎已经失去了做出避免未来危机所需决策的能力。”在华盛顿智库“尼斯卡宁中心”看来,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的最新一轮争斗只是“华盛顿政治混乱的最新迹象”。

“美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,更是一个政治问题。”陈凤英指出,在美国两党制下,债务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。如今美国国内政治分裂加剧,两党博弈日趋激烈,债务问题亦更加极化。同时美国过度实施量化宽松政策,向经济“放水”,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债务负担。

“美国债务上限危机频频发生,暴露出美国三大痼疾。”韦宗友指出,从经济发展上看,美国一味依赖大规模举债、量化宽松、滥发钞票等措施,大量资金进入股票和债券市场,导致股市虚高。经济发展脱离实体经济,造成经济结构畸形,无异于饮鸩止渴。从政治体系上看,美国两党政治斗争加剧,严重束缚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治理能力。两党互相指责对方无休止扩大财政赤字,在本党执政时却又如法炮制;还以债务高企和维持债务上限为要挟,迫使对方让步,人为制造危机。从对外政策上看,进入21世纪以来,美国历届政府深陷反恐战争,加大海外军事干预力度,军费开支逐年攀升,加重了财政负担。美国还单方面发起贸易战,伤及自身经济,造成本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,贸易赤字不减反增。

多重风险

当前,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,世界经济在阴霾中缓慢复苏。此时,美债“炸弹”引线未除,引发国际舆论对美债违约的担忧。

“可能引发利率飙升、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荡,美国经济将重回衰退。”耶伦曾这样警告美债违约的严重后果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还指出,即使在最好情况下,债务上限僵局只持续短暂时间,美国经济也可能遭受“持续的、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害”,“特别是在疫情对经济健康发展构成挑战的情况下”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,美国债务上限之争还会通过美债、美元和金融市场等,

扩散到全球,进而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。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·罗斯指出,当前全球经济尚未从疫情中完全复苏,美债违约一旦引发全球金融危机,可能会比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糟糕。

“美债危机带来的国内、国际风险不容忽视。”韦宗友指出,从国内层面看,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、政府停摆、党争加剧、经济复苏受到拖累、潜在金融风险增多、主权信用评级或被下调、美元贬值等多重风险。从国际层面看,美国债务危机输出全球通胀,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风险,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。

“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三大挑战:经济增长分化、通货膨胀和债务问题。其中后两个都与美国直接相关。如果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及债务问题久拖不决,不仅影响美国经济发展,也波及全球经济复苏。”韦宗友进一步指出。

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顾问阿马杜·西表示,一些经济体将考虑推动外汇储备资产构成多元化,逐步减少对美国国债的依赖。

陈凤英分析,美债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传导到全球市场,增大全球投资、贸易等多领域的震荡和波动,给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。“世界各国应及时优化投资组合和外汇储备组合,尽可能抵御风险。”

上图:9月28日,美国财政部长耶伦(左一)在华盛顿出席国会参议院银行、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。耶伦当日敦促,美国国会必须解决债务上限问题。

凯文·迪奇摄(Pool图片/新华社发)

观察台

近日,美国联邦政府再次因债务问题险些“关门”。截至9月初,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28.7万亿美元。尽管美国国会众议院已通过临时拨款法案,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运转到12月,但始终悬而未决的债务上限问题,让债务危机成为悬在美国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,也将世界经济置于炉火之上。

“美国正拖着世界奔向悬崖。”美媒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。美国国债市场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、最具流动性的债券市场,美国国债已与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深度捆绑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警告,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很可能引发一场“历史性的金融危机”。美国白宫经济学家也多次提出,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“毁灭性打击”。缓解债务危机,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当务之急,也是全球各国的共同关切。美国如何走出债务困境?解铃还需系铃人,能帮美国的只有美国自己。

从短期看,走出债务困境的钥匙,攥在美国两党手上。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背后,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博弈。目前,解决本轮债务上限问题最大的阻碍,来自两党意见差异:民主党不愿为特朗普政府前期大规模举债买单,共和党不想与民主党共担提高债务上限带来的政治风险。两党在美国国会的僵持,已贻误及时处理债务上限问题的时机,导致多次风险事件。尽管美国国会众议院已通过临时拨款法案,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资金运转到12月,但这并非长久之计。解决债务上限问题,需要美国两党以真正的国家利益为先,而非以各自党派的政治利益为重。

从长期看,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,在于推动经济健康发展。近年来,债台高筑已成为美国经济常态。美国采取的持续量化宽松政策,不断增加美国负债,更是引发通货膨胀、经济停滞等连锁反应。2020年3月,特朗普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“无上限”量化宽松计划,实施多轮财政刺激计划。财政货币政策只着眼短期的经济刺激,无异于饮鸩止渴。一味提高债务上限,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根本方法。大肆扩张财政赤字,也绝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途径。释放经济活力,合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,开源节流,才是美国政客需要钻研的“生意经”。

从全球看,债务问题的形成与美国霸权行径脱不了干系。自建国以来,美国的债务问题与其军事扩张行动一直“如影随形”。二战时期,由于巨额军费开支,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急剧攀升,一度高达GDP的100%,创下美国建国后的债务新高。冷战爆发后,美国军事开支再度攀升,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再度恶化,困扰历届政府。此后,美国在中东“反恐”战争的巨额军事投入,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屡创新高的重要原因。除了军事领域,美国频频在经济领域搞霸凌、制裁,对美国本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。美国对华贸易战令美国损失20多万个就业岗位,加重关税迫使美国企业利润骤降,还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外国直接投资减少。少想着打压他国,多想点本国发展,美国的债务问题恐怕也不至于积弊至此。

美国政客应当明白,债务上限不是两党政治博弈的筹码,美元信誉不是美国可以肆意挥霍的政治资产,全球经济也不是美国政治游戏的抵押品。在当前经济复苏放缓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,世界尤其需要一个稳定“给力”的金融基础。如果美国继续挥霍其国际信用,放任财政赤字扩张,滥用经济金融制裁搞经济霸凌,美元终将失去全球“安全港”的地位,美元霸权的衰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走出债务困境,能帮美国的只有美国自己

□ 高 乔

非法移民令英法关系雪上加霜

本报记者 贾平凡

最近,英吉利海峡颇不宁静。随着经法国入境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,英法两国龃龉不断。英国政府认为法国人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阻止偷渡者,而法国政府则再次指责英国人守承诺没有提供资金支持。一段时间以来,英法两国因英国脱欧而引发的渔业争端持续发酵,因英美澳签订的“AUKUS”而引发的潜艇合同裂痕尚未修复。而非法移民问题,无疑将令英法两国关系雪上加霜。

“问责”与“催款”

当地时间10月10日,又一艘载满非法移民的船只停靠在英国肯特郡。截至今年9月底,已有17085名移民从法国入境英国,而去年一整年仅有8417人入境。

据英国《天空新闻》报道,近年来,许多非法移民试图从法国北部前往英国。为了解决非法偷渡问题,法方投入了大量财力和人力。根据此前双方商定的结果,英方需向法方支付约6300万欧元(约4.70亿元人民币)的费用。但截至目前,法方表示“一分钱都没有收到”。

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,法方为打击偷渡忙个不停,英方应“遵守承诺、提供资金”。他表示,法国执法部门眼下在英吉利海峡成功拦截了75%的偷渡船,如果英方承诺提供的资金到位,拦截比例有望提至100%。

法媒“France24”报道,为了应对急剧增加的偷渡过境外人数,决心履行其“重新控制我们的边界”承诺的约翰逊政府,再度向法国人“问责”。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警告法方,除非能够阻止更多非法偷渡的移民进入英国,否则英方将不会向法方支付相应的费用。

英国保守党议员、商务大臣克沃特希望淡化目前与法方的纠纷。10月10日,他对《天空新闻》表示,“目前为止,我们与法方的合作非常有效。”他指出,在英法两国的共同努力下,目前已经逮捕了近300名偷渡者,阻止了约13500名非法入境。

“英法就防止非法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问题一直存在矛盾,是个复杂的老问题,不易解决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对本报表示,英法之间互相推诿,其中既有资金问题,也有双方合作不利的因素。

“烫手的山芋”

“英国一直是非洲、中东以及南亚等地区非法移民非常喜欢的一个目的地。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曲兵对本报表示,多年来,对于非法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一事,法国有时会采取默许和助推的态度。其实,法国政府对非法移民问题也很头疼,乐见非法移民离开。非法移民涌入涉及治安和救济等一系列问题,是严重的社会负担。谁也不想把“烫手的山芋”留在自己手里。

谈及今年英国非法移民大幅增加的原因,闫瑾分析,从法国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,往往躲藏在卡车、渡轮中或乘小船通过英吉利海峡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英法间跨海交通一度中断或减少。今年,随着疫苗的推广,英法两国疫情逐渐平稳,中断的交通和人员流动逐渐恢复。疫情趋缓,边境放松和人员流动逐渐恢复。疫情趋缓,边境放松和人员流动逐渐恢复。加之,英国拥有更宽松诱人的福利制度,且没有实行身份证

制度,非法移民更易隐蔽。

对于此次英法互呛,闫瑾认为,前不久,美英澳结成“AUKUS”,也是英法关系紧张的导火索。英国与美国一起支持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,抢走法国的大单生意,引起法国暴怒。不排除一种可能性,法国为了报复英国背后“捅刀子”的行为,对非法移民管理上“睁只眼闭只眼”。

需标本兼治

多年来,由难民问题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,一直困扰欧洲,难以根治。

“现在,英国政府被迫加大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。”曲兵介绍,今年7月,英国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了一个国籍与边界法案,赋予英国边境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,阻止非法移民在英国海岸登陆。目前,该法案尚未走完立法流程,但已埋下与欧洲其他国家产生冲突的隐患。比如,法案要求,英国将采取一些措施,尽力把到英国申请避难的非移民遣返到第三安全国家。这种将非法移民包袱甩给别国的安排,势必会引起纷争。

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非法移民问题?这需要欧洲各国协调行动,而不只是几个直接利益攸关方。”曲兵认为,现在,英国已经脱欧,这增加了其与欧盟各国协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难度。

闫瑾认为,欧洲国家需标本兼治:一方面从源头上解决滋生难民的土壤,减少冲突和战乱,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;另一方面,欧盟在难民甄别、庇护、遣返等政策上加强协调,减少分歧,共同应对,最大限度降低难民成为非法移民的风险。



环球影

秋日里的萨拉丁城堡

萨拉丁城堡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东郊,于公元12世纪建造,是开罗最著名的古迹之一。近日,秋日的萨拉丁城堡风景如画,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。

上图:萨拉丁城堡。

右图:游客在萨拉丁城堡参观。

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

